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T30n1578

大乘掌珍論

清辯菩薩造　唐 玄奘譯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- 卷目次
  - 1
  - 2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(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) 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. 1578
大乘掌珍論卷上

清辯菩薩造

大唐三藏法師玄奘奉　詔譯

普為饒益一切有情，正發無上菩提大願。等觀世間，常為種種不正尋伺紛擾暴風亂心相續，邪見羂網之所羂網，生死樊籠之所樊籠，無量憂苦毒箭所射，諸有所行皆離明慧。故我依止如淨虛空、絕諸戲論、寂靜安樂、勝義諦理，悲願纏心，不忍見彼眾苦所集，為欲解脫自他相續煩惱固縛、住無退壞，踰於金剛堅固輪圍增上意樂，誓處無邊生死大海，不憚其中所受無量眾苦災橫，發金剛喻不壞精進。為正開覺如是觀察，要證出世無分別智，方能正知先所未了一切有情聚根勝解、界行差別，及能破裂自他相續所起一切有習無習眾苦根本煩惱羅網，亦能為他起真誓願，堅固受持大士戒行。然證出世無分別智，要須積習能壞一切邪見眼瞙無倒觀空安膳那藥。如是積習無倒觀空安膳那藥，要藉能遣一切所緣自性聞慧。由是或有依廣文義正決擇門，已入法性數復勤修勝進加行。於廣文義決擇現前，甚大劬勞心生懈倦。或有雖復未入法性而是利根，為欲令彼易證真空速入法性故，略製此《掌珍論》。

真性有為空，　如幻緣生故；
無為無有實，　不起似空華。

於自他宗計度差別，雖有眾多遍計所執，然所知境略有二種：一者有為、二者無為。以諸愚夫不正覺了勝義諦理有為無為無顛倒性，妄執諸法自性差別，增益種種邪見羂網。如世有一無智畫師，畫作可畏藥叉鬼像或女人像，眩目亂意謂為實有，執實有故自起驚怖或生貪染，於彼境界眾多計度，增長分別諸見羂網。若正覺知勝義諦理有為無為無顛倒性，爾時如世有智畫師，不執彼有真實自性，非如前說有為無為境界差別邪見羂網，以自纏裹如蠶處繭。彼非有故，無分別慧趣入行成。

為顯斯義，先辯有為。以諸世間於此境上多起分別，故說是言：真性有為空，如幻緣生故。此中世間同許有者，自亦許為世俗有故世俗現量生起因緣亦許有故。眼等有為世俗諦攝，牧牛人等皆共了知，眼等有為是實有故。勿違如是自宗所許、現量共知，故以真性簡別立宗。真義自體說名真性，即勝義諦。就勝義諦立有為空，非就世俗。眾緣合成有所造作故名有為，即十二處，唯除法處一分虛空、擇非擇滅及真如性。此中復除他宗所許虛妄顯現幻等有為，若

立彼為空，立已成過故。若他遍計所執有為，就勝義諦實有自性，今立為空。且如眼處一種有為，就勝義諦辯其體空，空與無性虛妄顯現門之差別，是名立宗。眾緣所起男、女、羊、鹿諸幻事等，自性實無顯現似有，所立能立法皆通有，為同法喻故說如幻。隨其所應假說所立能立法同，假說同故，不可一切同喻上法，皆難令有。如說女面端嚴如月，不可難令一切月法皆面上有。隨結頌法說此同喻。如是次第，由此半頌是略本處，故無有失。所立有法皆從緣生，為立此因說緣生故，因等眾緣共所生故，說名緣生，即緣所起緣所現義。為遮異品立異法喻，異品無故遮義已成，是故不說。於辯釋時假說異品建立比量，亦無有過。

云何此中建立比量？謂就真性眼處性空，眾緣生故。諸緣生者，皆就真性其自性空，牧牛女等尚所共了。如有威神呪術藥力，加被草木塊塼等物，眾緣所現男女、象馬、宮殿、園林、水火等相，誑惑愚夫種種幻事。若彼自性少有實者，應非顛倒。

故世尊言：「一切法性非眼所見，諸緣生法皆無自性。諸有智者若知緣生即知法性，若知法性即知空性，若知空性即見智者。」又作是言：「諸緣生者皆是無生，由彼都無生自性故。若說緣生即說空性，知空性者即無放逸。」此中一切不空論者皆設難言：若立一切有為皆空，便無色等，如緣兔角現量智生，理不成就；似色等緣諸現量覺，亦應不生。然彼實有各別內證，是故汝宗憎背法性，便有違害現量過失，及有違害共知過失，撥無一切牧牛人等同所了知眼等體故。諸有智者，今當遣除朋黨執毒住處中慧，應共思議我所立宗，為當違害自相續中所生現量？為當違害他相續中所生現量？若言違害自相續中所生現量，諸現量覺就勝義諦自性皆空，眾緣生故，如睡夢中諸現量覺非實現量，是故我宗且不違害自相續中所生現量。若言違害他相續中所生現量，非淨眼者顯彼眾多，眼翳眩者所見不實，髮、蠅、月等是虛妄現，違害現量應正道理，是故我宗亦不違害他相續中所生現量。若總相說，如愚夫等一切世俗所生現量，今此不遮，世俗有故無容違害。言有違害共知過失，此亦不然。若言違害自論共知不應道理，自論許故。設違自論是違自宗，非是違害共知過失。若言違害他論共知亦不應理，一切論興皆為破遣他共知故。若言違害牧牛人等共所了知亦不應理，諸佛弟子立一切行皆剎那滅，諸法無我亦無有情。諸勝論者，實異色等有異實等；諸數論者，覺體非思已滅未生皆是實有。如是等類廣顯自宗所有道理，皆應說名違害共知然不應許。以於此中就勝義諦觀察諸法，非關牧牛人等共知。又立宗中以勝義諦簡別所立，故定無容如說違害，由此亦無違自宗過。

有餘復言：性空論者，就勝義諦眼等處空，便有有法不成宗過，亦有所依不成因過。此不應理，牧牛人等共所了知，極成眼等總為宗故，即說彼法以為因故。此似有法不成宗過，亦似所依不成因過。有諸不善正理論者作是難言：若就真性眼等皆空，眾緣生故。眼等既空，云何緣生？若緣生者，云何體空？如是宗因更相違故，便成與宗相違過失。此若矯舉立宗過失，方便顯因無同法喻，或不成過。如說聲是常，一切無常故。此方便顯非一切故，不明了因有不成過；以聲攝在一切中故、亦無同喻，如何是常而非一切？此不應理。緣生故、因及如幻喻皆共知故，因喻並成。是故汝難終不能令智者意悅。

有性論者復作是言：汝應信受眼根有性，有所作故。諸無性者非有所作，如石女兒。眼有所作謂生眼識，如所說因有勢用故，眼定有性。此若就彼，非學所成。牧牛等慧所知自性，依世俗說，成立眼等有為有性，便立已成。若就勝義無同法喻，唯遮異品。所愛義成，不應道理。如計音聲常住論者，說聲是常，所聞性故。瓶等無常，非所聞性。聲既所聞，是故性常。又依世間共知同喻，有所作故成相違因。能立眼等皆是世俗言說所攝，自性有故。

餘復難言：有為空者，若因若喻皆攝在中，種類同故，闕比量過。今此頌中總說量果，於觀察時及立量時，眼等一一別立為宗，故無此過。總立一切有為為宗亦無此過，緣生故因二宗皆許，非不成故。若說眼空，其性空故，此所說因可有是過；亦非無喻，幻等有故。若立所說喻中幻等以為宗者，便有重立，已成過故。

有少智者作是難言：若立一切有為性空，因有為故其性亦空，是則此因有不成過。此似不成，非真不成。如佛弟子立一切行皆無有我，由有因故。有難此因諸行中攝，亦無我故，有不成過。又數論者立諸顯事以苦、樂、癡為其自性，與思別故。有難此因顯事中攝，亦以樂等為其性故，有不成過。又勝論者立聲無常，所作性故。有難此因用聲為體，亦無常故，有不成過。如是等類諸敵論者，雖廣勤求立論者過，如所說理畢竟無能破壞他論。若有此理，何處誰能建立比量，壞我所樂所說道理？

復有難言：緣生故因終不能立，所應立義以性空故，如石女兒所發音聲。此因於自有不成過，若說他宗所許為因亦不應理，以就他宗說性空故。其義未了，若非有義是因義者，此因不成，非非有故。若是虛妄顯現有義是因義者，石女兒聲畢竟無故，此喻則無能立之法。又由化聲有不定過，彼能成辦無量有情利樂事故。又非他宗獨所許因，能立所立一不成故。猶如他宗所不成因，相違比量所損害故，有太過失所隨逐故。如立慧等非心相應，行蘊攝故，如名身等；立虛空等皆非是常，德所依故，猶如地等；立我非思，非顯事

故，猶如最勝；如是等類壞一切宗，過失隨逐故。定應信二宗共許方名為因，由此道理如所說過無容得有。
有餘不善正理論者，為顯宗過復作是言：若自性空所立能立皆不成就，如石女兒所發音聲，能立攝在有為中故，同彼所立其性亦空，以俱空故，所立能立並不成就。彼遣所立能立法體，即是遣於有法自相顯立宗過。彼因自他互不成故、不決定故、喻有過故，如次前說亦不應理，雖設異端終不能掩自宗過失。
有餘復設別異方便掩自宗過，作如是言：所說真性有為空者，此立宗言其義未了；若就真性，一切有為皆無有實，是立宗義。此所說言亦復攝在有為中故，同諸有為亦應無實。若所說言非無實者，有為亦應皆非無實。此言破自所立義故，名違自言立宗過失。如立一切言說皆妄，若就真性一切有為都無所有是立宗義，即謗一切皆無所有，如是所立便墮邪見。此中如說：我定依於我，誰言他是依？智者我善調，故得昇天樂。彼就世俗說心為我，就勝義諦立為非我，無違自言立宗過失。此亦如是，此是就世俗性說有眼等，就勝義諦立彼皆空，故無過失。
復如有說：一切生法皆歸於死，牟尼所言定無虛妄。自身既生亦應歸死，不相離故。彼所立宗雖能證自亦歸於死，是所許故，無違自言立宗過失。此亦如是，說就真性有為皆空，眾緣生故。所立宗言，既眾緣生亦應性空，不相離故。此立宗言雖能證自言說性空是所許故，無有自破所立義失。如梵志言：「世尊！一切我皆不忍。」佛言：「梵志！忍此事不？」此中梵志固忍此事，而言「一切我皆不忍」，彼言違自所許事故，可有違害自所言過。非一切處皆有此失，世尊餘處說一切行皆無有我，又餘處說諸行無常有生滅法。若不爾者，既說諸行無我無常，佛亦應有如所說過。然無彼失。如遮諸行我性常性，此立宗言，亦許同彼無我常故。此亦如是說有為空，所立宗言亦許性空，此則順成自所許義。是故汝說此言，破自所立義故，此因不成。又如數論立諸顯事樂等為性，雖有難言，顯事若以樂等為性，所立宗言亦應用彼樂等為性；所立宗言若非彼性，顯事亦應非彼為性。然所立宗無如是過，如立有為無常無我，亦無如彼所說宗失。此亦如是無所說過，意所許故。
又彼論者不救所立，而返難言：若就真性有為無實，所說有為無實之言亦應無實。此難不能免自宗過，妄說他宗同彼有失。如世癡賊既被推徵不能自雪，而立道理誣謗他言：「汝亦是賊。」此非審察所出言詞。又彼所言，若就真性一切有為都無所有是立宗義，即謗一切皆無所有，如是所立墮邪見者。此中宗義如前廣說，謂空無性虛妄顯現門之差別，非一切種皆謗為無，故汝不應作如是難。

復有餘師懷聰叡慢作是難言：若諸有為就勝義諦猶如幻等空無自性，即是非有，執非有故便為無見。彼欲覆障自宗過難，矯設謗言。寧俱有過勿空論者，所立量成，謗勝義諦過失大故。此非有言，是遮詮義，汝執此言表彰為勝，我說此言遮止為勝。此非有言唯遮有性，功能斯盡，無有勢力更詮餘義。如世間說非白絹言，不可即執此言詮黑，與能說者作立宗過。非白絹言唯遮白絹，功能斯盡更無餘力詮表黑絹、赤絹、黃絹。今此論中就勝義諦，於有為境避常見邊，且遮有性。如是餘處避斷見邊遮於無性，雙避二邊遮有無性。為避所餘妄執過失，乃至一切心之所行悉皆遮止，所行若滅，心正隨滅。又於餘處說阿難陀，若執有性即墮常邊，若執無性即墮斷邊。如是餘處說迦葉波，有是一邊，無是第二。由如是等阿笈摩故，及當所說諸道理故，我所立宗無觸如糞無見過失。

有不忍見自宗道理過難所集，為欲隱映復作是言：性空論者雖常欣求無分別慧，而恒分別一切有為無為空性，即是成立遍計所執，虛妄分別失自樂宗。如是亦遮，故無此過。

有餘復言：所說空因，若就世俗或就勝義，於自於他因義不成。二宗共許不顯差別，總相法門明正理者，許為因故。汝所立難，似不成過非真不成。如勝論者立聲無常，所作性故。聲常論者說彼過言：分別因義咽喉等作或杖等作，如是分別因義不成。如數論者立能聞等五有情根非所造色，是根性故，猶如意根、眼等五根。造色論者說彼過言：根性故因，若大造性或樂等性，於自於他如是分別因義不成。彼二種說，似不成過非真不成，故不應理，此亦如是。

復有餘師，以聰明慢，貪自宗愛眯亂慧目，不能觀察善說珍寶，自論鄙穢得失差別，妄顯所立譬喻過言：呪術藥力加被華果塊塼等物，令其種種象、馬、兔等色相顯現，我宗不許。彼自性空，同喻便闕，所立無故。若言如幻象馬等相無有他實象馬等性說名為空，眼等亦爾，無他性故。立為空者便有宗過，立已成故。彼難不然。呪術藥力加被華果塊塼等物，眾緣所生象馬等相，象等性空，說為喻故，所立義成。若汝復謂幻術所作象馬等事，雖無他實象馬等性，然不可說彼性空故此性亦空。豈非如彼相狀顯現即有如是諸物自性，如汝所許華果等物？若爾即應幻術所作象馬等事，實有如是象馬等性。然實無有，故知一切幻術所作象馬等事自性皆空，是故實有如所說喻，所立義成；亦無成立已成過失，就自性空成立眼等有為空故。

復有諸餘異空慧者別顯喻過，雖諸幻士非實士故說名為空，然彼幻士自性不空，有虛妄現士相體故。由此道理，如先所立句義不成，喻不成故。今應詰彼：此虛妄現幻士相體從緣生不？彼作是答：此從緣生。若爾，何故復名虛妄？以如所顯現不如是有故。豈非眼等

亦從緣生，如所顯現不如是有？同喻成故，性空義成，汝應信受。彼作是言：不應信受，以諸幻士非如實士。堪審觀察待彼實士，此虛妄故說名為空，非汝等立離前所說眼等有為別有眼等。堪審觀察待彼說此，眼等性空可令信受。雖無離此所說眼等別有眼等，然有如是性空緣生，所立能立二法成就。但由此喻，足能證成所喻義故。汝今分別法喻別故，便成分別相似過類，顯敵論者自慧輕微。如勝論者說聲無常，所作性故，譬如瓶等。不應難言，瓶等泥團輪等所成，可燒可見棒所擊破，可是無常；聲既不爾，應非無常。此亦分別法喻別故，故成分別相似過類，故應信受眼等性空，性空不離緣生因故。又如相現即有，自性先已破故，此亦應爾。故汝等言，不能解雪自宗過難。

有數論師作如是難：我立大等諸轉變聚，是所顯性緣生故，因有不成過。一切皆有，一切體故，諸根遍在一切處故。彼幻士中亦有此體，立此性空無同法喻。此中且依色覺觀察，謂諸色覺非緣所顯，隨彼別緣有轉異故。如隨泥團、輪杖、陶師心欲樂等差別眾緣，有瓶盆等或大或小。如是眼等眾緣差別色覺，隨彼種種轉異，隨眼明昧覺利鈍故，隨青等色境界差別，覺似青等顯現異故。世間現見是所顯物，不隨彼緣差別轉變，猶如明燈、藥珠、日等所顯種種環釧等物。色覺不爾，如觀色覺眼等亦然，此義成實世間共了，故所說因無不成過。又汝所言一切皆有一切體等，為據顯事？為據隱用？若據顯事執一切有一切體者，如於瓶處有瓶顯事，於盆等處亦應遍有，此瓶顯事遍有體故。如是一瓶即應遍滿無量百千踰膳那處，於瓶等處亦應具有。盆等顯事非瓶顯事，被隱映故，盆等顯事亦被隱映，形量大故。形量大者應為轉大形量隱映，瓶等顯事盆等顯事所隱映故，一切處時應不可得。是故汝宗據其顯事執一切有一切體者，不應道理。若據隱用執一切有一切體者，如是所執要廣觀察，方可正知是實非實。恐文煩過不廣觀察。汝宗亦許幻士顯處實士顯空，我所立喻無不成過，是故所立性空義成。汝數論師非處投寄，亦非諸根遍一切處，有所因故，如根依處。如是能為樂苦、癡覺生因故等，多種證因亦應廣說。由破諸根遍一切處故，幻士中無諸根體，非所立空，無同法喻。是故汝成虛妄分別，魍魎所魅作如是計。

相應論師有作是說：汝就真性立有為空，緣生故者，若此義言諸有為法從眾緣生非自然有，就生無性立彼為空，是則述成相應師義符會正理。又如是說：由彼故空彼實是無，依此故空此實是有，如是空性是天人師如實所說。此教意言遍計所執依他起上自性本無，非彼性故。以非如能詮有所詮性，亦非如所詮有能詮性故。依他起自性有上遍計所執自性本無，由彼故空即妄計事，彼自性無。依此故

空，即緣生事此自性有，此若無者則為斷滅，於何事上說誰為空？此緣生事即說名為依他起性，依此得有色、受、想等自性差別假立性轉。此若無者假法亦無，便成無見。不應與言、不應共住，自墮惡趣亦令他墮。如是成立遍計所執自性為空，及依他起自性為有，契當正理。若此義言依他起性亦無所有故立為空，汝便墮落如上所說過失深坑，亦復成就誹謗世尊聖教過失。此中尚與發趣餘乘及諸外道欣求善說離慳嫉者廣興諍論，何況同趣一乘諸師？論時至故少共決擇此事，廣如入真甘露已具分別，故不重辯，怖廣文者不欣樂故。言「有為法從眾緣生非自然有，就生無性說彼為空」，此有何義？若此義言，眼等有為依他起上不從因生常無滅壞，眼等自性畢竟無故，說名為空便立已成，同類數論、勝論等宗皆共許故。然說眼等非所作空，自性空故，應言無生無性故空，不應說言就生無性說彼為空。若彼起時就勝義諦有自性生，云何說為生無自性？若實無生此體無故，不應說有唯識實性，若爾則有違自宗過。若依他起自然生性空無有故說之為空，是則還有立已成過。既許依他眾緣而生，實不空故應不名空。我則不爾，云何迷成相應師義？又如所說，由彼故空彼實是無，依此故空此實有等。若因緣力所生眼等，一切世間共許實有，是諸愚夫覺慧所行，世俗似有自性顯現。以勝義諦覺慧尋求，猶如幻士都無實性，是故說言由彼故空彼實是無，為欲遮墮常邊過故。如為棄捨墮常邊過說彼為無，亦為棄捨墮斷邊過說此為有，謂因緣力所生眼等，世俗諦攝自性是有，不同空華全無有物。但就真性立之為空，是故說言依此故空此實是有，如是空性是天人師如實所說。若就此義說依他起自性是有則為善說，如是自性我亦許故，隨順世間言說所攝福德智慧二資糧故，世俗假立所依有故，假法亦有。然復說言此若無者假法亦無，便成無見，不應與語。如是等過皆不成就。又若建立依他起性世俗故有，便立已成。若立此性勝義諦有，無同法喻。如已遮遣執定有性，亦當遮遣執定無性，是故不應謗言增益損減。所說依他起性，若言我宗立有幻等離言實性，同喻無故非能立者，離言實性道理不成，故無有過。若爾外道所執離言實性，我等誰能遮破？彼亦說有實性我等，非慧非言之所行故。若眾緣力所生一切依他起性，就勝義諦有自性者，幻士應有實士自性，若有他性亦不應理，牛上不應有驢性故。作非作性實有實無，有性無性二俱攝受，如此所立無同法喻，或立已成二過所染，故不應理。又從緣生諸有為法，就勝義諦若許有性，所作故因，證彼性空遣彼性有，故所立宗違比量過。諸從緣生皆共了知，世俗有性若有定執，勝義諦有應以此理遮破彼宗。又彼不應攝受此論，就勝義諦二種分別不應理故。又如所說非如能詮有所詮性，非如所詮有能詮性，諸敵論者於此無疑，故遮止言立已成

過。又如所說，故依他起自性有上遍計所執自性本無，此亦他論，於是無疑，故遮止言立已成過。若言由執能詮所詮遍計所執自性有力生諸煩惱故須遮止，此亦不然。諸禽獸等不了能詮所詮相應，亦於境界不如理執生煩惱故，具有種種堪能意樂。亦有種種微妙聖言，遍計所執自性空教，唯益少分不遍一切，故我不獨立之為空，且止傍論應辯正論。

如是如前所說道理，已具成立眼自性空。復有餘師作如是難此能遮破有自性言：若是實有，失所立宗，因成不定。若非實有，即無自性，不成能破。此亦不然。如世尊說：「梵志當知！一切所說實非實言，我皆說為非實非妄。」由此聖教及諸已說當說道理，就勝義諦實與不實皆不建立，是故無有如所說過。又如汝意，所說道理所遮無故能遮亦無，非能遮無所遮便有，但由所遮本性無故能遮亦無，能遮唯能辯了所遮本無自性，非能破壞所遮自性。如說菩薩不能以空空一切法，然一切法本性自空，乃至廣說。又如能照照所照時，不應說言瓶衣等物所照無故能照亦無，亦不應言所照物性本無今有。又我所立能遮所遮、能立能破、有倒無倒皆世俗有，若汝遮破所立能立即違自宗。此能遮言應非能立，性非實故，如石女兒所發音聲。汝既許有能立比量，我亦應爾，世俗有故。如前已說，且止廣諍諸有厭怖，廣文義者難受持故。如是如前所說比量無諸障難，故所立宗謂就真性眼處性空道理成就。又所立因緣生故者，略舉名相為遮所說眼等自性，復有餘因，謂可壞故、隨緣別故、可生起故、有時能起邪正智故。由此等因，如其所應，隨所對治，應正遮破。

復有說言：眼實有性，彼相因果皆現有故，非實性空；現有相等、現見眼等相等現有，是故眼等非實性空。

此就勝義無同喻故，有性不成；若就世俗共知實性，便立已成。又依同喻，因成相違，同喻唯有世俗性故。

如就真性眼處性空，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與意、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處、法處性空亦爾：修觀行者亦應如是悟入性空。又應總別就其真性成立蘊、界、緣起，念住、正斷、神足、根、力、覺支、波羅蜜多、諸三摩地、陀羅尼門、諸無礙解、十力、無畏、不共法等、一切智智皆自性空：修觀行者亦應如是悟入性空。又諸外道遍計所執大及我執，唯量根大，實德業等有為句義悉皆攝在十二處中，是彼相故：修觀行者亦應如是悟入性空。

如是雖由思擇力故悟入性空，闕修習力，譬如眾鳥翅羽初生未能作用，故復精勤習修習力，如眩瞖者餌能遣除眩瞖藥故眼得清淨，離諸麁大髮、蚊、蠅等明見境界。如是勤習修習力故，除遣執取有為相垢疑惑邪智，修真觀行初現前時，不由他緣受妙喜樂，不取一切

有為相故，不取一切施物、施者及受者故，不取一切施者、受者及施果故，二種三輪皆得清淨，乃能正勤攝受無量福智資糧，二種重擔終不貪求，現非現果亦不愛樂，現事當果親近供養，所愛有德種種天神亦不妄執。德為作者、我為作者、大自在天極微性等，常修大捨。如是等事皆由已說當說正理證得，一切有為無為所破能破法性空故。如世尊言：「菩薩不應安住諸事行於布施，都無所住應行布施。」乃至廣說。又世尊言：「若諸菩薩有情想轉，不應說名真實菩薩。」又世尊言：「無有少法名能發趣菩薩乘者，是諸菩薩尚不希求般涅槃故勤修梵行，況復欣樂三界生死？」如是正修一切有為性空觀已，復應正觀若自性空即無有生，若無有生即無過去、未來、現在，於其三世無有罣礙，正觀三世皆清淨相，依前所說無顛倒理，三輪清淨趣大菩提。如有問言：「曼殊室利！云何菩薩趣大菩提？」答言：「梵志！應如菩提。」復問：「云何名為菩提？」答曰：「梵志！此非過去亦非未來及以現在，是故菩薩應觀三世皆清淨相，三輪清淨趣大菩提。」

大乘掌珍論卷上

大乘掌珍論卷下

清辯菩薩造

大唐三藏法師玄奘奉　詔譯

如是已說修觀行者總相悟入有為性空，而未悟入無為性空。若不開示無由悟入，若不悟入無分別慧，能趣入行終不得成。為開示故復說是言，無為無有實，不起似空花。此中簡別立宗言詞，即上真性須簡別意，如前應知。就真性故立無為空，非就世俗，非有為故。說名無為，翻對有為是無為義，即是虛空、擇、非擇滅及真如性。謂前所除法處一分先顯悟入，虛空性空易開示故。唯就空無有質礙物，世間共立名虛空故。由此為門，悟入所餘無為空性。即此世間所知虛空，就真性故空無有實，是名立宗。即此所立就真性故無實虛空，二宗皆許為不起故，或假立為不起法故，說名為因。空花無實亦不起故，立為同喻，不說遮止異品立為不同法喻，如前應知。云何此中建立比量？謂就真性虛空無實，以不起故。諸不起者愚智同知，其性無實猶如空花。此所立因不起故者，略舉名相復有餘因：非所作故、非能作故、無滅壞故。如是等因能遮所說無為空性，是故如應皆得為因。如說汝當守掌此酥勿令烏近，為令所守無損污故，亦應遮彼猫鼠等類。

毘婆沙師咸作是難：若所立宗無為無實，是無有義，空處等至即無所緣，云何得有？然無障礙是虛空相，此若方便立比量言，空處等至實有所緣，或境實有，是等至故，或是等至所緣境故。如餘等至或如彼緣，其餘等至及彼所緣是有為故，已辯性空則無同喻。此就勝義辯虛空相，若就世俗，所立虛空亦非實有，以不起故，猶如空花。由此比量，彼所建立實有不成。又即由此我所說因，汝言等至所緣境故，因有決定相違過失。是故我先所立義成，無障難故。

自部他部有作是言：若就真性虛空無實，以不起故。此言義准，起者皆實。若言起者亦無有實，是則此因不遍同品，因性不成。此是義准，相似過類似不成過。此審定言，諸不起者皆無有實；非審定言，諸無實者悉皆不起。雖復勤勇無間所發，不遍同品亦許為因，故此無過。

有餘難言：虛空有性世共知故，花亦有性，嗢鉢羅等世現見故；空花二種雖不相應非無自性，故空花喻所立不成。此難不然。此空花喻，就第六轉依士訓釋空之花，故說名空花，此既非有，故喻非無。

由此道理，修觀行者應正悟入虛空性空，於擇滅等三種無為性空道理亦當悟入。

毘婆沙師不忍遮破擇滅無為，復作是難：佛說擇滅對治有為，故名出離，若謗言無，汝等便有違宗過失；又世尊說：「喜貪俱行諸愛盡滅，名為涅槃寂靜微妙。」云何言無？此中世尊欲令所化於有為境勤修厭離、於無為境隨順欣樂故，就世俗說有擇滅出離涅槃寂靜微妙。如佛說有化生有情，說有無為涅槃亦爾，許此有故無違宗過。但就真性遮破擇滅，故世尊言：「諸有尋求涅槃有性，我說癡人外道弟子。」乃至廣說；又言：「如來不見生死及以涅槃。言涅槃者如來假立，此中都無涅槃自性。」乃至廣說。亦無誹謗聖諦過失，以就世俗說有愛苦畢竟不生、出離，涅槃寂靜微妙無顛倒故，非就勝義說有愛苦畢竟不生本性寂滅名為滅諦。由此聖教及所說理，就真性故說無擇滅，無此過失。

有餘不善正理論者作如是難：所立宗言無為無實；無為既無，所立不成、所依不成；空花無故，有法不成，立宗、因、喻皆有過失。此難不然。想施設力於唯無有有質礙物立為虛空，由慧簡擇於唯無有煩惱生起立為擇滅，由闕眾緣於唯無有諸法生起立非擇滅，於唯無有一切所執立為真如。想施設力許有假立虛空等故不顯差別，由共許力總立有法，差別遮遣非所共知立為宗法，彼不起等共所了知立為因法，是故無有立宗、因過。所說空花雖無有事，是不起等法之有法無性性故，由是能成所成立義，故無有法不成過失。

毘婆沙師復作是說：此亦不然，擇滅實有，道所緣故、違煩惱故，非無實法可有是事。此言唯有遮異品故，如遮虛空實有性故，前已具破不應重執。

經部諸師咸作是說：立虛空等皆非實有，如是比量立已成過；若此義言有礙色等無性為體，非立已成，辯彼無故。所立宗言無為無實，此言正遣執實有性，亦復傍遣執實無性。

銅鍱部師復作是說：諸間隙色說名虛空，我宗立彼是有為故，汝遣無為立已成過。有為自性如前已遣，故亦不然。毘婆沙師與犢子部所執多同，應如彼破。

相應論師有作是說：於勝義上更無勝義，真如即是諸法勝義，故就勝義說真如空，此言稱理，而言真如非實有者，此不稱理；云何？出世無分別智及此後得清淨世智，緣無為境是應正理，實不應理；如說世智緣無為境不應正理，如是此智緣有為境亦不應理。非執真如實有應理，此實有性難成立故。緣真如智非真出世無分別智，有所緣故及有為故，如世緣智。是故經言：「曼殊室利！慧眼何見？」答言：「慧眼都無所見。」又說：「云何名勝義諦？」答言：「此中智尚不行，況諸名字？」又說：「梵志！如來菩提非能

現觀。」又契經言：「曼殊室利！云何見諦？」答言：「此中無法可見憶持。」此等諸契經者，不應許此無分別智是能現觀及緣真如。又彼真如非真勝義，是所緣故，猶如色等。又汝所說於勝義上更無勝義如是等言，若於此上空無此故說名為空，諸衣絹上更無衣絹，牧羊人等亦共了知，彼亦應名見真理者。又為對治諸惡見故說如是空，於勝義上更有勝義，此類惡見曾 未有故，不應遮彼說如是空。又彼真如非實有性，違如前說，比量理故。如說如來不見生死及以涅槃，已正了知非有、顛倒所起煩惱，本性畢竟無生自性，如是正知本性畢竟，非是正知非不正知。由此聖教，應知真如唯是一切分別永滅，非實有性、非離非有。實性真如轉依為相，法身成就，由得觀空真對治道，一切分別遍計所執種子、所依異熟識中分別等種無餘永斷，因緣無故畢竟不生，本性無生本性常住，是名如來轉依法身。如契經說：「曼殊室利！言如來者即是畢竟本無生句。常無生法是名如來。」乃至廣說。若言真如雖離言說而是實有，即外道我名想差別說為真如。如彼真如雖是實有，而就勝義有非有等分別不成，我亦如是。彼亦計我雖是實有周遍常住，作者受者而離分別，以非語言所行處故，分別覺慧所不緣故名離分別。彼教中說，言說不行心意不證，故名為我；我相既爾，而復說言，緣真如智能得解脫，非緣我智。此有何別？並無言說有實性故，唯執朋黨說如是言。故我不能信受如是似我真如實有非有。且止廣諍，諸有厭怖廣文義者難受持故，入真甘露已具分別。

復有同類乘劣乘者作如是言：十二處攝有為無為定有自性，以有苦等十六聖行觀四聖諦，精勤修習見修二道，能滅見修所斷一切三界所攝煩惱熾火，及令三界眾苦息故。若不開示諸法性空，誰當能捨如是過失？誰復能修如是功德？三乘雖有資糧、根性、勝解差別，現觀聖道應無差別。如是一切我皆信受，為欲斷除煩惱障故，依世俗理彼道差別。若離證入法無我性，不能永斷所知障故，大師應成少分解脫。為不說言解脫解脫無差別耶？實有此說，皆同解脫煩惱障故作如是言，非一切種。譬如毛孔與其太虛，空性雖同非無差別。若不爾者，應不能發勝果作用如意神通，所證應非真實究竟。且止傍論，應辯正論。

修觀行者如已悟入自宗所計虛空等空，亦當悟入他宗所計自性士夫、極微、自在、時、方、命等諸句義空。

此中自性士夫論者作是難言：我宗三界一切皆似空花轉變，非無空花。由彼是有，同喻不成，違所立故。今應詰問：汝言三界一切皆似空花轉變，如是三界為是空花？為非空花？若言三界皆是空花，違害自宗及共知故，不應道理；若言三界非是空花，是則為無同喻成就，失汝本宗。若言不失，空花無聲。所說三界有性故者，且應

審察，汝為謂我說空花無為同法喻？為說空花為同法喻？若汝謂我說空花無為同法喻，是惡審察，我說空花為同法喻故；若說空花為同法喻，即非三界，不應說言三界有故彼亦是有，此言顯汝自慧輕微。又遮詮言，遮止為勝，遮所遮已，功能即盡，無能更表所遮差別。如是難辭前已具釋，故非智者心所信受。

諸數論師復作是說：我雖不能親現成立最勝士夫，然就共知諸變異聚方便成立彼體實有，謂諸顯事有性為因，有種類故；諸有種類一切皆見，有性為因，如檀片等；顯事既是有種類故，有性為因，如是顯事有能受者，所受用故；諸所受用一切皆見有能受者，如婆羅門所受飲食。顯事既是所受用故有能受者，前說比量便為敵量之所違害。此就世俗，若以總相立諸顯事有性為因，不辯差別便立已成。若立顯事樂等為因，即無同喻，因亦不成，樂等種類非共許故。若以比量成立因言，四蘊皆是苦樂癡性，是蘊性故。如受蘊者此所說癡，非受蘊攝，同喻不成。又汝士夫多體相遍有積聚義，即是蘊義，由此士夫因成不定。又汝樂等各別無能一一立宗，是蘊性故，因義不成。若就勝義有實檀片，有性為因，非共許故，同喻不成。又就世俗，若以總相立諸顯事有能受者，不辯差別便立已成，世所共知受者有故。若立顯事有實受者常住周遍，思為自性，同喻不成，如是體相諸婆羅門非共許故。若就勝義同喻不成，受者飲食皆實有性，非共許故。前說比量，無有敵量能為違害。

諸勝論師復作是說：諸入出息、閉目開目、令意行動、根變等相，定有所相，是能相故，如見煙等。此就世俗，若以總相立彼諸相定有所相，不辯差別便立已成，世俗共知我非無故。若立彼相有所相我常住周遍，樂等所依，便無同喻，違所立故。若就勝義，亦有如是喻不成過。時、方、空等，由此道理亦應遮破。

諸勝論師復作是難：極微與意，我立無為成立空因，不起故者，自不成因。若謂此二是有為攝成立空因，緣生故者，他不成因，應成少分悟入空性。若意、極微世俗亦許是無為者，可有此難。然所立意，且非無為智生因故，猶如色等。如是句義同異性故，念生因故，此等餘因如應當說。又諸極微亦非無為，能成因故，猶如縷等。如是其餘有合離數同異等因，隨應當說。或二極微所成麁物，非常為因，是所成故，猶如瓶等。如是其餘是所作故，可滅壞故，是有因故。此等諸因，隨應當說。由此道理，他所妄執意與極微皆自性空，是故無有如所說過。

如上所說遮破數論、勝論句義種種道理，無衣等論所執句義，亦隨所應當立為空。

如是遣除諸過難已，修觀行者正比量力，悟入自他二宗所執無為性空。雖聞所成智階梯力已入性空，闕勝修力，未能永斷所應除障，

故復精勤習勝修力。若於此中隨有一種為無為相有間無間，復現行時，即應如理觀彼性空，遣除彼相令不顯現悟入諸法，離自性故。其性本空，由性空故相不成實，則是無相。由無相故無所願求，則是無願。由離相垢故成遠離，又離性故，緣彼煩惱畢竟不生，故成寂靜。自性無起故成無生，由無生故則無無常，亦無有苦，亦無無我。又無生故則無有相，由無相故，能以無相一相之行觀一切法悟入無二。由此行相勤習勝修，增長如是勝修力故，遣除麁相令不顯現。由此令無所行行相，謂取有為無為行相，如眩瞖者離麁眩瞖眼得清淨，不見先來所取諸相。雖於此中已得無住，然由空等分別現行，有功用心猶相續住，未得無動了知空等分別現行，障礙出世無分別慧。為欲棄捨，勇猛正勤如是觀察：就勝義故空性境上空等分別亦非實有，從緣生故，猶如幻等。如是勤修復能除遣空等分別，除遣彼故空不空等二邊遠離，不更以其空等行相觀察諸法。如說般若波羅蜜多正現行時，於其色上不觀為常不為無常、不觀為樂亦不為苦、不觀為我亦非無我、不觀寂靜非不寂靜、不觀為空亦非不空、不觀為相亦非無相、不觀為願亦非無願、不觀遠離非不遠離。如是於其受想行識、一切色聲香味觸法、所有眼耳鼻舌身意、布施持戒忍辱精進靜慮般若波羅蜜多、念住、正斷、神足、根、力、覺支、道支、靜慮無色等至、神通、十力、無畏、諸無礙解、不共佛法、諸三摩地、陀羅尼門、一切智上，不觀為常亦非無常，乃至廣說。

既能如是遠離二邊，即能生長處中妙行，此離二邊處中道理，由如上說二種比量。有為無為色類無故說名無色，由無色故，亦無有等諸分別故，無有少法可相表示。言彼既然，此亦如是，故名無示。由無性故，所依能依皆不成就，無有住持故名無住。若有為相或無為相、若所分別非所分別、若能分別非能分別，如是等相覺慧不行，故名無現。遠離一切有相無相，此境界識皆不生故，名無了別。由無色故、無形質故，方維幖幟皆無有故，名無幖幟。如世尊告迦葉波言：「常為一邊，無常第二。此二中間無色、無示、無住、無現、無所了別、無有幖幟，是則名為處中妙行，如實觀察一切法性。」廣說乃至有為一邊，無為第二，乃至廣說。又如佛告迦葉波言：「明與無明皆無有二、無二差別，此中正智，是則名為處中妙行。」既能如是遠離二邊，於能安住無二想上所起分別無二之想，亦能了知障礙出世無分別慧寂靜安住，如所說因速能永斷，永斷彼故即無如是如是分別，語意二言並皆止息，證得無動無現無相，離諸戲論，諸法實性於其所緣無動證入，自相妙智相續安住。雖勤修習無倒空觀，而於空性終不作證，如是名為勝義靜慮。如世尊言：「雖修靜慮，然不依色而修靜慮。如是不依受、想、行、識

而修靜慮，不依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而修靜慮，不依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而修靜慮，不依於身分別安住而修靜慮，不依於心分別安住而修靜慮，不依於地、水、火與風而修靜慮，不依於空、日、月、星宿而修靜慮，不依帝釋、梵王、世主而修靜慮，不依欲界、色、無色界而修靜慮，不依此世及以他世而修靜慮，不高不下證住無動而修靜慮，不依我見而修靜慮。如是不依有情、命者、養育、士夫、補特伽羅及以意生、摩納婆見而修靜慮，不依斷常、有無、有見而修靜慮，不為漏盡而修靜慮，不為趣入正性離生而修靜慮，不為證果而修靜慮，不為畢竟無所造作而修靜慮。雖為修習無倒空觀而修靜慮，然於空性不為作證而修靜慮。」

相應論者有定執言：一切所取能取分別，悉皆遠離是出世間無分別智。即於其中起堅實、想精勤修習，有餘於此正審察言，如是智生，雖無如上所說分別，而隨無相境相起故、自性分別所隨逐故、是有為故，如餘現量有分別覺，不成出世無分別智。又彼所計離相離言真如勝義是所緣故，如餘所緣不成勝義，即由此因俱非最勝。如契經言：「云何此中名勝義諦？謂於其中智亦不行。」又如問言：「曼殊室利！言慧眼者當何所觀？」答言：「若有少所觀者即非慧眼。由此慧眼無分別故，不觀有為，亦復不能觀於無為，以諸無為非此慧眼所應行故。」由此理教，彼亦應斷於此定執。復審察言，就勝義諦如是出世無分別智亦非實有，從緣生故，猶如幻士。於中所有妨難過失，如理觀見當正遣除。若智能斷如是定執，此亦如彼有過失故，不復精勤審察開示。如是等執既滅除已，於所應知無相境性亦無行解，因緣闕故，餘智不生由無行解，是故說名真實行解。如世尊言：「云何名為真實行解？謂於諸法都無行解，是則名為真實行解。」又如經言：「如來菩提都無現觀。」又如問言：「曼殊室利！諸見諦者當何所見？」答言：「無有少法可見。所以者何？凡有所見皆是虛妄，若無所見乃名見諦。」又如問言：「云何精勤應修現觀？」答言：「若知無有少法思惟分別，如是精勤應修現觀。」復問：「云何已證現觀？」答言：「若能觀一切法皆平等性。」復問：「有能見一切法平等性耶？」答言：「無能見平等性。若有所見，是則應成不平等見。」真實行解、見諦、現觀皆同一義，修觀行者爾時心、意、識、智不行，說名正行無分別慧。若能如是行無所行，則得如來、應、正等覺真實授記。如契經言：「世尊！菩薩云何修行，於其無上正等菩提得諸如來、應、正等覺真實授記？」「梵志！菩薩若於是時不行於生不行於滅、不行於善不行不善、不行世間不行出世、不行有漏不行無漏、不行有罪不行無罪、不行有為不行無為、不行相應及不相應、不行於斷及以不斷、不行生死及以涅槃、不行於見及聞覺知、不行於施及以棄捨、

不行於戒及以律儀、不行於忍、不行精進、不行靜慮不行等持、不行於慧、不行於解、不行於智、不行於證；菩薩如是行無所行，於其無上正等菩提得諸如來、應、正等覺真實授記。」
如是慧行名聖默然。如契經言：「於三十七菩提分法，如佛所說如實開示，是名說法。復於是法雖以身證，而不觀察離身有法，亦不觀察離法有身。如是觀察，謂觀無二亦無不二，如是觀時不隨觀察現量智見，不觀察故名聖默然。」
由是理教審觀察時，一切有為無為自性，無有能為，若心若慧、若有分別若無分別境界自性。如是知已，明慧日光能除一切愚癡黑闇。

諸心慧境現，　智者由不取，
慧行無分別，　無所行而行。

此中能集諸行種子，或為諸行種子所集，故名為心；能持勝德，或由彼持令不流散，故名為慧。心慧所行名心慧境，境地所行是名差別。心境即是有為無為所有諸相，慧境即是有為無為所有空性。如契經言：「無相分別慧終不轉。」現謂顯現，即似心慧所行境界性相現義。諸謂地等隨其一類或總或別，如是眼等及以色等隨其一類或總或別，如是色、受、想、行與識隨其一類或總或別，如是念住及以正斷、神足、根、力、覺支、道支、波羅蜜多、一切神通、十力、無畏、不共佛法、諸三摩地、陀羅尼門、預流、一來及以不還、若阿羅漢所有道果，隨其一類或總或別，廣說乃至一切智智，於一切法能正了知無顛倒性，故名智者。由者謂說捨相因緣。言不取者無執無見，即是覺慧不計度義。由不取因為何所證？慧行無分別、無所行而行，慧者即是無分別智。雖復永離一切分別，覺慧增益，假名為智。以無影像無相無言境界起相，自性分別亦無有故，名無分別。雖無住者，而就異位假名建立，如言燈滅、阿羅漢滅。覺慧增益，依俗言說於此相續，名無分別。如分別智名有分別，此中意取智無生行說名為行。由此智行，自他法性一切種相非所見故，不名能見，即非能見說名真見。如所證故，非非所見作所見相，或有分別或無分別，真見得成。真如若是所見性者，不應說為非可見性。雖依世俗有平等見說名真見，不應執此不平等見說名真見。諸可見者皆非真實，起解因故，如陽焰水，一切可見皆非真實。真如若是可見性者，可見相取不成真見；若非可見，不應說言證見真如。見非可見，豈名平等？又智有為、真如無為性不平等，若見應成不平等見。又諸法性皆非能見，見亦應爾，俱以無生為自性故。如是非見假名為見，非不平等。又一剎那證一切法，皆無現觀，名真現觀。不應難言返照自體，難成立故，智應不證智之實性。二種俱非可見境性，無差別故同時俱證。若就勝義，似境相智

本性無生，故無現觀亦無證得。如契經言：「汝不應以現觀、證得，觀於如來體是無為，出過一切眼所行故。如是梵志！如來安坐菩提座時，證一切法皆無所得，永斷一切虛妄顛倒所起煩惱。」如是等經悉皆隨順，且止傍論應辯正論。遊履名行，無遊履故名無所行，是無行解，無生起義、無分別慧，以不行相而為行故，即無所行說名為行。此則略說，如前正勤所成立果。

修觀行者，如是慧行無分別故，不行而行、行即不行，遠離一切所緣作意，於一切法都無所住猶如虛空，棄捨一切遍計分別，淡泊寂然如入滅定，觀諸法性、諸佛法身，不可思議不可了別，無二無藏無相無見，不可表示，無生無滅無有起盡，淡泊寂然無有差別，無相無影離諸瑕穢，超過一切覺慧、語言、境界、道路。雖如是觀而無所見，不見而見、見即不見。如是妙見所攝受故，能正增長無量福聚，能感無邊微妙樂果，清淨一味能滅他苦，如藥樹王饒益一切正所求願。如是正觀如來法身，不見諸法有無相故，名為正見。以息一切遍計分別，名正思惟。由證諸法離諸戲論，一切語言悉皆靜息，名為正語。由一切法非所作性，不造彼因身、語、意業，名為正業。以一切法皆是無增無減法性，所有增減皆永不生，名為正命。以一切法皆無發起、無有造作，勇猛方便，名正精進。以於諸法畢竟不證境性有無，無有憶念無所思惟，名為正念。以一切種不取諸法無所依住，名為正定。如是正觀能修如此八支聖道，此義廣如菩薩藏中處處宣說。

如是正觀非但能修八支聖道，亦能圓滿略說六種波羅蜜多，雖無加行而有是事。其義云何？謂能棄捨一切種相，及能棄捨一切煩惱，是名為施波羅蜜多；能息一切所緣作意修無所得，是名為戒波羅蜜多。於諸所緣能不忍受，是名為忍波羅蜜多；無取無捨離一切行，是名精進波羅蜜多；一切作意皆不現行都無所作，是名靜慮波羅蜜多。於一切法不起戲論遠離二相，是名般若波羅蜜多。此義廣如梵問經等處處宣說。

如是妙住有無量門，無量經中世尊廣說，有大義利多所饒益，諸有智者應如實知，離諸放逸當勤修學。

大乘掌珍論卷下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